

已索

收割的時候

(獨幕話劇)

曹玉模著

安徽人民出版社

收割的時候

曹玉模 著

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合肥市德勝門內優善宮)

安徽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貳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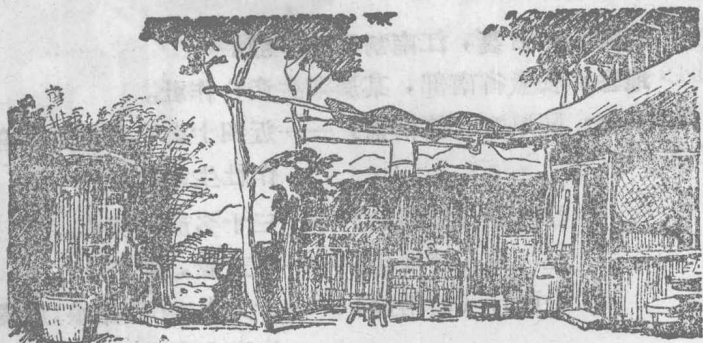
地方國營合肥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安徽分店發行

書號：127·787×1092 開 1/36 · $\frac{3}{6}$ 印張 · 10,000 字

一九五五年一月第一版

一九五六年三月合肥第二次印刷

72 開本 印數：(號)3,091—8,100 定價：七分



劇情簡介

這是一齣獨幕喜劇，寫的是某地一個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故事。該社建立不久，女社員汪姑姑因認識不到集體利益與個人利益是一致的，看不到集體生產的優越性，所以時時刻刻害怕自家吃虧。收割的時候，全社都在忙着搶收，她却逼着社裏的會計替她算賬，因而受到了丈夫的批評，當時汪姑姑由於陷入個人主義的小圈子裏而不自覺，故與丈夫發生了激烈的爭吵，要單獨退社。後來會計告訴她家可分得七千五百多斤糧食，比起自己單幹時的收入多得多了，她才在事實教育下轉變了過來。

時間：八月裏，江南割稻的季節。

地點：安徽省南部，某農業生產合作社。

人物：陳厚寬（簡稱寬）——近四十歲，農業生產合作社生產隊長。

汪姑姑（簡稱姑）——三十多歲，陳妻。

汪生（簡稱生）——十五歲，陳子。

小藍仔（簡稱藍）——十九歲，年輕姑娘，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女社員。

朱會計（簡稱計）——二十五歲，農業生產合作社會計。

佈景：台右是陳厚寬家的草屋。門掩閉着。屋前有高大的楓樹，厚葉濃蔭，樹枝和屋簷之間，搭有蔭棚，棚下有桌、櫈，這是一個歇涼和吃飯的地方。屋左邊有菜園，被半人高的土牆圍住。圍牆中部倒塌了一個缺口，有二尺來寬。從缺口可以看見被豬糟蹋了的一塊綠蔬，東倒西歪地。菜園外面是田地，那裏長着正在開花的苞穀，開紫紅花的黃豆，還有割過的稻樁，一直伸展到遠方。

天，灰雲密佈，沒有太陽，看樣子是要下雨了。

〔幕啓後，聽到菜園裏豬哼、鷄叫的聲音。〕

姑：（從草房內迅速推門出，巴掌一拍）喉！喉！喔吱！
喔吱！瘟豬，死不掉的。（轉身，從圍牆缺口跑到戲

棵裏去，拾塊磚頭，向菜地裏扔去）哎呀！綠蔬才開花，就糟蹋成這個樣子！我看你哪一天有空又這段牆。（片刻，又跑出菜園）老的成天不歸家，小的也是成天家不歸！死鬼汪生又跑到哪兒去啦！（向遠處喊）小汪生！小汪生噯！這個死東西，看你遊魂遊到什麼時候！（她繼續大聲喊着）汪生噯！（生氣）回來非捶你一頓不可。

（小藍仔一手拿鐮刀、一手提茶壺上。）

藍：汪姑姑！

姑：呵，藍姑娘，社裏早打過吃飯鐘了，你怎麼才回來？

藍：稻子越割越難割，天又要下雨，這幾畝「遲水稻」，簡直要爛在泥裏啦！汪姑姑，厚寬叔叫我回來告訴你，把他的飯送到田裏去吃，他不同來吃飯啦。

姑：（生氣）飯都不同來吃！

藍：想把那一塊割完。叫汪生送飯去，順便挑幾趟草回來。天要下雨，社裏急等搭牛欄屋！

姑：上嘴唇和下嘴唇一鬥，話就出來了，講的比嗑瓜子還容易！擺弄這個，擺弄那個，要送飯又要挑稻草，他自己幹什麼？

藍：（驚奇地望着姑）汪姑姑！你今天怎麼啦？平時，厚寬叔沒回來，白糖開水和得好好的，攔在一邊涼着，今天，他叫汪生送飯，你怎麼生這麼大的氣？

姑：（不答，繼續到菜園裏趕豬）藍姑娘，你去告訴他，就說我今天飯未煮，茶未燒。

藍：（奇怪）汪姑姑，你到底怎麼啦？早上你們吵嘴啦？

姑：他忙的飯都顧不上嘴，怎麼社裏還有人拖着膀子，東遊西逛的？

藍：你想叫厚寬叔跟那些人學嗎？看你說的什麼話！合作社也不是哪一個人的。

〔姑轉到台左向遠方喊。

姑：汪生噠——

藍：（以爲喊生回來送飯）汪姑姑，天快要下雨啦，汪生回來，叫他快去吧；不要忘掉帶扁担繩子。

〔生在遠處答應，匆匆跑上。

姑：（氣虎虎地迎上去）小汪生呀！你遊到中午肚子餓了吧？

生：你喊我頭一聲，我就聽到了。

姑：你聽到，爲什麼不回來，我喉嚨都快喊破啦！

生：媽，會計家裏好多人，在看他算賬呵！剛才又來個揩照像機的，還要替我們照像呢。

藍：真的嗎？我也去看看。（提着茶壺，走到台口又關心地）汪生，快替厚寬叔送飯去，帶副扁担繩。快去呵。

〔藍下。

生：媽媽，把飯給我吧！

姑：別聽他的，替我坐在這塊看豬。（轉過臉，自言自語）社裏有事情，他屁股一翹就去啦，家裏倒了這段牆，綠蔴給豬糟蹋成這個樣子，嘴唇都磨破了，他也

不替垣牆添鐵土。

生：（着急）不給爺送飯，叫我回來看豬！

姑：（不睬，繼續自言自語）真給他滷死啦！整天說心裏發燥，買個豬蹄子來燉湯，他又不回來吃啦。

生：讓我端着送去吧。

姑：端不到田裏，還不潑光啦！

生：我用手巾紮好，提着嘛。

姑：不行！踩個高田坎子，連瓦罐子也跌破啦！等一會，他餓極了，會回來吃的。

生：一天忙到晚，還能叫他餓着嗎？

姑：（想走）不急！你在這裏坐着。我到會計家裏看看。他要是回來，你就端給他吃；屋裏小毛要哭，跑去搖搖他，眼睛可要望着菜園裏喔！

〔姑匆匆下。〕

生：（在背後喊）媽，你快去快回噢！爺還在田裏餓着呢。

〔聽見豬哼、鷄飛，生從圍牆缺口跑進菜園。〕

〔寬提鏟刀拿草帽上，滿臉汗珠、滿身草屑。〕

寬：人呢？都跑哪去啦？

生：（從菜園跑出）爺，你回來啦，我正想替你送飯去呢！媽，她不……（想進草屋）爺，先洗洗臉再吃飯吧？

寬：不急，社裏百十石稻子，都攤在場上，天就要下啦！我要去看看。（放下東西，又找搶場的工具）

生：會計家裏蹲了那麼多的人，都要看賬呢！熱鬧哄天的。從區裏還來了一個揩照像機的，對着我們倉庫照像，好玩的不得了。

寬：你媽靠住也跑去了？

生：（嘴鼓起來）她把我叫回來，讓她自己去。

寬：（沉思，自言自語）初辦合作社，不相信，現在稻子收到家，還是不相信！（有些生氣）有功夫跑去查賬，飯都不送。

生：爺，媽剛才還在這塊埋怨你呢，說你不叉牆，綠蕪都給豬糟蹋了。

寬：你這個媽媽，越過越是「雞肚猴腸」啦，芝麻大的事，能噓成斗大。

生：喲，媽對你一肚子火呢，你叫我送飯，她也不叫去。

寬：她的老毛病又發啦。連什麼季節她也不分！她也不對稻場上看看，掃帚把子都當人用，還顧着這幾犍爛蕪呢。（他向田野看看）白露一到，外面就不能拴牛啦！沒有牛欄屋，牛拴在什麼地方？拖拉機沒來，總還要指望牛呵。

生：（有些幻想）爺，真的！十里舖農場有十幾架拖拉機，怎麼不開一架來，幫我們割稻、犁田呢？

寬：小孩子！拖拉機開起來，不拐小彎子，你看，我們社裏有多少條田埂呀！像你媽媽這樣，早早晚晚還嘆：「我家好水田呀，他家畀旱地呀；水田出稻子，旱地出苞穀；苞穀不如稻子好啦……」水田！旱地！

好的！孬的！我家的！他家的！爭爭吵吵，鬧不到一塊兒。拖拉機怎麼能開來？

生：叫她到旱地裏去看看，看看人家旱地裏的黃豆、苞穀，長的那一塊不是扔個雞蛋都滾不下去。

寬：（望望天）馬上要下場雨，旱糧就更好啦！

生：我看，天上老雲彩頭直滾，馬上就會下。

寬：是呀！稻場還有百十担稻子呢！

生：爺，你吃飯吧。（端洗臉盆進）我就去端飯！

寬：不急！我去看看，等你媽媽回來一陣吃。

生：哪我就喊吧。媽媽，快回來吃飯喔！

〔姑一面答應着，一面同計走上。〕

姑：我請你把我賬目算算，你就這麼懶！

計：汪姑姑！我比你急的還狠呢！這幾天連做夢都在算賬。你催着算賬，總要先把總賬紮出來，才能一家一家算！如果全社二十六戶，都像你，還要把我撕成二十六塊才行！

姑：賬簿子天天在你手上盤，哪一家分的「毛譜子」，你不知道？我就不信！（望寬，寬不理她）

計：哎呀！算賬不是小孩子數星星，要的是一清二楚。現在告訴你個「毛譜子」，以後有了差錯，挨罵的沒別人，還是我。

姑：（故意向寬望望）哼！你們這般幹部，還怕不挨罵嗎！

生：（迎上去）媽，我們快端飯吃吧。（埋怨地）叫我回

來，讓你去。

寬：汪生媽，會計才算賬，你就跑去打岔，瞎噓呼什麼！都像你這樣去吵，會計誰幹！

計：隊長！你不知道呵！去查賬的人，不止汪姑姑一個，還有好幾個呢！

姑：（壓制着心中怒火）你不打岔，你不瞎噓呼，你怎不拍拍屁股，把家產全讓給合作社！

寬：我說，汪生媽，你又在那塊絮三叨四的，吐沫星子脹嘴！

姑：（漸漸靠近寬）你看我在哪塊絮三叨四的？你才真是「黑嚼虫」呢！你好！車了一個夏天水，車的水沒有淌的汗多；一個割稻季，腰都累斷了。現在快分稻啦！看你家能分多少稻？

計：都少說一句吧！再說我就蹲不住啦。

生：媽！爺爺餓着肚子等你，你回來還和他吵！

姑：等我幹什麼，還要我扳着嘴餓他呀！

〔寬瞪着眼睛，氣得呼呼喘，想說又說不出。〕

計：（吃驚）汪姑姑！太陽都偏西了！他還餓着肚子，你自己心裏也不過意呀！

〔姑進草屋端飯。〕

寬：（望望計）對，老朱！賬目算得怎麼樣了？要是未算好，我建議你不妨吃點苦，連夜趕趕。你是打內場的，稻子割完，賬目算清，社裏社外，給它一清二楚。

計：是嚨，總賬本來今天能紮好的，剛才報社來了個記

者，一定要我和他談談情況，就耽誤下來啦！加上許多人跑去查賬，小孩子們看記者搯了個照像機，跟前跟後爭着瞧，亂哄哄的……

寬：又要給我們社裏寫稿子嗎？

計：是呀，我們社裏旱地莊稼長得這樣好，他說應該寫稿子登報！

寬：好得很嘛！上頭村子，他們十幾家，那些都是兔子不拉屎的旱地，入了社以後，地裏黃豆、苞谷長的腰桿深，這些不是好材料！你問他行不行。

計：對！這個材料不錯。

寬：（喜悅）你去問問他，他要同意，你就帶他到旱地裏，親自去看看，說明我們是怎樣改良土質的，怎樣澆紅花草的，怎樣下肥田粉的……把一套經驗告訴他。讓他寫出來登在報上，別的地方看到，也能照我們這樣幹。

姑：（好像在樹後偷聽似的，猛一下端着菜碗出）哼！你這種害死人的經驗，還去登報呢！也不管是水田，旱地，收下稻子照樣分份兒，水田多的人盡吃死虧！

計：水田、旱地入社的時候，都評了等級，有什麼吃虧討便宜？你家稻子帶人分，人家旱糧也帶你分，不是一樣嗎！

姑：一樣！一樣就端不上桌子，你家來了客，是給白米乾飯吃的好，還是給苞穀糊喝的好！

寬：（心情不安，不願意吃飯）朱會計！我們去看看場上

稻子吧，不要在這裏和她磨嘴皮子！

計：你吃過飯再去吧，我先走。（轉身到姑面前）汪姑姑，你不要抱着這個死心眼子，今年社裏是水旱豐收。稻子、苞穀、黃豆，不都是糧食嗎？別發火啦！總賬還剩個尾子，我馬上紮好，就算你家的。

〔計匆匆下。〕

姑：（火氣旺盛）好哇！你不和我磨嘴皮子，你是什麼心對我呀！說話都礙你的事，我以後也不敢張嘴啦！（夾着哭音）牆給豬滾倒了，我不講吧！自己田裏收的是稻子，分的是苞穀，我也不講呀！我問你，到什麼時候我才能講話？

寬：（壓住心中氣）菜園牆，我對你講過不止一次了吧！等稻子割完，社裏事情做清，從根把它推倒，又一座新的，你偏不信嘛！這幾天，正是刀口上的日子，叫我抽出功夫叉牆，你說得過去嗎？

姑：（帶着哭音）你真沒功夫？倒在爛泥裏的稻子，你要跑去割呢！累得要死，一天掙不到十分工；你要有心叉牆，功夫多得很！

寬：你講的好，「遲水稻」難割，爭不到工分，就不去割？都像你這種思想好囉，合作社趁早不辦，早收攤子歇了吧！

姑：（自知無理，故意把話扯到別處）像我這種思想，也不是我一個。

寬：就是有，也不能跟他們學呀！他們不預對，我們還要

搶着割。眼看天就要下雨，能讓黃臘臘的稻子糟在田裏嗎？

姑：（爭執不過，帶諷刺口氣）我知道，你是隊長嘛，吃虧帶頭，做事在先，光榮嘛！多好啊！

寬：（想坐下吃飯）當然好嘛！

姑：好是好，怎麼有人背後罵你。

寬：（筷子拿在手裏，未吃又停下）誰在背後罵我？

姑：（故意把話頭扯到別人身上）反正有人罵，你自己問問你自己；要辦合作社，辦了合作社，旱地、水田、好的、孬的……折扣打的不公平，粗糧、細糧揉在一起，誰吃虧誰討便宜？弄得哭的哭，笑的笑，坑了多少人！

寬：（生氣）誰這樣罵我的？（大聲）誰這樣罵我的？

生：（連忙站起來，對寬）爺，你吃飯吧。（又跑到姑面前）你省一句，媽，看你說的不歇！

姑：（推開生）你過去，看他能把我吃掉！

寬：（猛把筷子向桌上一摔）誰罵的？我看就是你！

姑：（也不示弱）你說我，就是我！

寬：（向前，伸手抓住姑的胳膊，氣的發抖）怎麼叫哭的哭，笑的笑？你是胡說，你是敗壞合作社！

〔姑掙脫，向後倒退兩步。〕

寬：（追過去，抓住姑，舉手又放下）要是在十年前，今天我的巴掌早飛到你的臉上了。

姑：（把身子一挺）你敢！你敢！摸根汗毛有你腰粗！

生：（焦急）爺，媽，別吵吧，豬蹄子湯全涼啦。

姑：（向另外一條板櫬坐下，哭）虧你好意思說的：十年前……現在，你還敢一個巴掌遮住半邊天，你敢！你敢！（又跳到寬面前）

〔寬看姑哭了，好像想起了辛酸事，沉默不語。

生：媽媽，你還說嘛！你看爺都不作聲了。

姑：（氣憤已極）我怎麼不說，三股麻繩一起斷啦！我還怕哪一個呀！你在合作社裏，給人家當大頭兒子，回到家裏，就像大太爺，油瓶倒掉你都不扶，飯還要送到你嘴裏呢！

寬：（走到姑的面前）走！走！（用力抓住姑的胳膊）到婦女會去（生阻攔，汪姑姑乘勢掙脫，寬急得躁腳）汪生媽！你還像從前，來拖我的後腿呀！你想想，過去我們過的什麼日子，現在，正摸上道，正摸上道呀！汪生媽！你想想，我們現在是什麼樣子！

姑：（轉臉哭）你說話，舌頭要伸直了！你家裏這幾口人，牙齒敲敲一大捧，都不要吃飯呀？（氣憤進屋）你不要這個家，我也不要！我走！我讓你，算你狠！算你是個人王尖子！

〔生攔住姑。

〔這時候，蔭棚外面有落雨聲。寬看落雨了，急急忙忙找簍箕、籬筐，進來又出去，神色匆忙。

寬：汪生！快找副籬筐繩子，準備搶場去吧！

生：（未理，看姑挾一個紅包袱出）媽媽！你到哪兒去？

姑：我走！我到你外婆家去，我讓他！他身高勢大，這間房子還容得下我！（楞了一會兒，最後還是決定走）

寬：汪生，下雨啦！快跟我去搶場！把那副扁担繩帶着。

姑：（看生去拿扁担繩子，又拿籬筐，氣冲冲走出）你敢去！替我老老實實坐在這塊，不聽我的話，看我敲斷你的腿。

生：媽！頂幾句嘴，你真要走！

寬：你讓她走！

姑：我要走就得走，誰也管不了我。

生：（走過去奪姑拿的紅包袱）媽媽！你要走，除了今天，明天，後天，外後天，哪一天不能走，一定要在下雨天走！今天社裏又這樣忙。

姑：（上去一把抓住生手裏的扁担、繩子）我一定要今天走，我還要把我幾畝田退出合作社，你去找朱會計，給我算算賬！

〔生看看寬，進退兩難。〕

寬：怎麼！你要退社？我不退！

姑：怎麼！不許嗎？你不退可擋不住我一個人退！

寬：隨便退社不行。

姑：早先說過的：加入退出都遂個人自願。叫會計替我算賬！

寬：好！我叫他替你算賬，可是話先說在頭裏，你可別事後反悔！

姑：後悔！死了也不加入你那合作社了！

〔突然，台後人聲嘈雜，由遠及近，社裏搶場的鐘聲噹噹地敲起來。〕

——西風暴來啦！人都快出來呵！

——快到倉庫門口搶稻子呀！都快去呵！

——幾百担呢，全在場上呵！

——厚寬！你們家裏的人都快去呀！要帶東西呵！

〔人的緊促腳步聲、叫喊聲，緊張匆忙。〕

寬：汪生，好兒子，快去吧！

〔二人分頭跑下場，搶場的雜亂聲由近漸遠。〕

姑：（坐在椅子上哭了一會，站起來）你們有了社就不要家啦！好呀，我還有什麼捨不得！（把掉到一旁的包袱拾起來，要走）就是下刀，我也要走，熱饅頭吃不到，這口氣要爭的！

〔蔭棚、樹葉被雨淋得沙沙有聲。姑看看倒塌的垣牆，聽到搶場的緊張聲音，又猶疑不決。屋子裏傳出小毛「哇哇」的哭聲，她轉身進屋抱住小孩子，用一件衣服披在頭上，又走出。〕

姑：算算賬再走，走了我死也不進這道門檻！（看到桌上的豬蹄湯，有些心疼，站了一會，還是要走）

〔藍匆匆上。〕

藍：厚寬叔！快去搶暴囉！（跑上，和姑碰個滿懷）呀！你這是怎麼啦？

姑：（訴苦似的）藍姑娘，這個家我實在蹲不下去啦！

藍：（看到她頭上的亂髮，臉上淚痕，領悟了）外面下這

大的雨，你到哪去？

姑：你不知道，這個日子我過不下去啦！

藍：（奪過小孩子）秋天的雨，下一場涼一場，迎着風，淋着雨，小孩子能抱出去嗎？（推姑回蔭棚）什麼日子過來過不來，老夫老妻的了，爭兩句嘴，就拿腿走嗎？牙齒還有咬破舌頭的時候呢。快進去，別把小毛淋病啦！

姑：你不知道呵，他待我越來越不像話，我簡直不能張口，一張口，就說我思想不好。藍姑娘，你想想，我不是屬燈草的，摸到軟，碰到斷。

藍：汪姑姑，你看肉湯潑的滿地，厚寬叔飯也沒吃就走啦。

〔把小孩送進屋裏。

〔計頭戴斗笠身穿蓑衣急匆匆地走上。

計：哎呀！怎麼啦，還真要打起來啦！

藍：光打還是小事，要不是我來得快，她早抱着毛孩，下去里把路了。

計：哈哈，果然沒出山人所料，我早就知道要出事了。

藍：你又冒充事後諸葛亮了，你早知道，爲什麼不來拉個圓場？

計：是呀，現在我就來拉啦。

姑：不要貧嘴寡舌，你快把我的賬算出來！

計：我就知你關心的是賬，告訴你，我已提先把你家的賬算出來了。（從衣袋裏掏出小本子，念）晚稻不在